

歷史棋局、棋手與棋子

●張 鳴

已經有太多時間，讀歷史研究著作難以讓我興奮了。最近看了一本很不錯的歷史著作：呂迅的《大棋局中的國共關係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5），一本看起來很像西方人寫中國近代史的著作，感覺好極了。像呂迅一樣，很多人都喜歡把世界比喻成棋局。不錯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，世界處於叢林時代的時候，這個地球的確像一個棋局。下棋的棋手，就是幾大強國，弱小國家、殖民地，不過棋子而已，說被犧牲掉，也就犧牲掉了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，這個格局依舊在延續，不過已經有點不一樣了。

中國這個大而弱的國家，一直都是棋子，一戰結束，中國人作為戰勝國去巴黎開會，依舊是隨大國之意擺布的棋子，一肚皮不樂意，也沒有太多的辦法，義憤填膺的學生，除了求助實際上已經把中國當棄子的美國主持公道，就是痛打親日派「內奸」出氣。

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後，堅持抗日的蔣介石和「低調俱樂部」的汪精衛，都知道單憑中國，無法戰勝侵略者，人家是棋手，我們是棋子。但蔣介石可以料到其他的棋手早晚是會出手的，而汪精衛則否。只是，這

個時候作為棋子的弱國，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自走能力。在西方和日本人眼裏那個曾經可以用一個排從東打到西的中國，已經變了——不僅經過將近十年的建設，國力有大幅度的提升，而多年的內戰，也讓中國人熟悉了現代武器。過於輕敵的日本人，在一戰拿不下中國之際，只好遞次增兵，讓以空間換時間、安心打持久戰的民國政府，有了騰挪的空間。

中國的抗戰，從後來看，打得很難看，但卻是令西方刮目相看的一局。等到後來，法國四個星期投降，英美在菲律賓，在馬來西亞，在香港和緬甸面對同樣的日本對手，敗得比中國人還難看的時候，中國的價值也就凸顯了。當然，這個價值，國共雙方，都有貢獻。

儘管如此，包含國共雙方的中國，在當時，依舊是強國的棋子。在東方，日本當年也是棋手，對他們來說，無法攫取戰略物資石油和優質鐵礦的中國，實際上就是雞肋。這一點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早就明白，可惜日本這個國家比較複雜，明智的人每每當不了家。中國就變成了日本棋局中早該棄，卻一直棄不了的偽棄子。無法集中戰力，就算日本佔領了印尼的油田和煉油廠，油品也運不回國內。

大英帝國已經衰落，自顧不暇，對於東方已經沒有太多的想法。下棋的棋手，就剩下美國和蘇聯。經過多年的艱苦抗戰，國共雙方都令美蘇刮目相看。一向對中共有成見のス大林，已經能指望一旦日本對蘇聯發難，中共可以從後牽制。而美國總統羅斯福(Franklin D. Roosevelt)更是對蔣介石牽制幾十萬的日軍，寄予厚望，在中國所有對外交通線都被切斷之後，不惜代價，維持艱難的駝峰航線的空運。

更為奇妙的是，在1944年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經看到了曙光的時刻，美國與中共之間出現了一段關係良好的蜜月期。當年在中國的美國人，無論是中國通，還是對中國一點都不通，對中共的印象都大好。不僅在重慶的美國外交官和學者記者，跟中共駐重慶的代表團以及地下黨過從甚密，連蔣介石的美國人參謀長，掌握援華物資分配的史迪威(Joseph W. Stilwell)將軍，也對中共寄予厚望，堅持要把一部分援華物資分配給中共。後來被派到延安的美軍觀察團，基本上也堅持對中共唱讚歌，只報喜不報憂。

反過來，這一時期的中共，對美國也讚美有加。無論是報紙還是私下的談話，都在稱道美國的援助，美國的民主。中共領袖毛澤東，不止一次對美國人表示過對美國的強烈好感，如果這個時候美國對他發出邀請，那麼，也許毛澤東的第一次出國，去的就是美國而不是蘇聯了。毛澤東曾經是個五四青年，而五四青年有親美的底色。也許，此時他對美國的好感，不盡然是出於策略。

後來美國的麥卡錫(Joseph R. McCarthy)時代，把當年在中國的美國人都說成是親共或者通共的間諜。

在今天看來，當然多數是無稽之談。中共與美國蜜月的促成者，其實是羅斯福，還有在二戰中起了決定性作用的馬歇爾(George C. Marshall)。美國人對中共感興趣，決定性的因素還是因為他們需要中國。那年月的美國對日本的奪島之戰，打得非常慘烈，雖說美國人佔上風，但犧牲卻非常大。他們迫切需要中國人能夠在山東一帶，為他們提供一塊可供飛機轟炸日本本土的基地。如果真有這麼一塊基地的話，那麼後來的戰事會順利得多。

然而，此時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腐敗、專制、獨裁、軍事上的無能，卻令他們非常失望。自從1941年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，蔣介石期待的長人打架，終於實現了。此後，國民黨方面基本上處於搭便車的狀態，消極抗戰是免不了的。保存實力，以便日後對付共產黨，的確是蔣介石的一個不能公開言說的既定方針。軍事上的消極加上經濟上由於戰爭原因的統制，加劇了國民政府的腐敗，前方吃緊，後方緊吃，並非空穴來風的批評。前方軍隊缺彈少糧，將領大做生意。兵役制度的腐敗，導致送到前方的壯丁羸弱不堪，死亡率很高。而蔣介石用來改善這一狀態的辦法，居然是加強他個人的獨裁，加強特務統治，加強對新聞的管制。

顯然，並沒有這個實力獨裁的蔣介石，遭遇了各方的批評和攻擊。國統區的憲政運動反而一浪高過一浪，其中，共產黨人是最積極的參與者。可以說，這一時期憲政運動的目標，就是美國民主。雖然說，毛澤東和蔣介石一樣，對美國的民主和民主精神未必有多少了解，但毛澤東手下，尤其是在重慶的周恩來手下，卻不乏這樣的人才。即使在今

天，我們看當年共產黨人的文章，依舊散發着耀人的思想火花。經過這樣的憲政運動，從前對中共有諸多誤解的社會賢達，對中共產生了好感，當然，中共也因此吸引了在華的美國人。在當年，如果一個人從國統區走到延安，都會立刻被兩邊的不同所打動：一邊是整潔，一邊是骯髒，一邊是清廉，一邊是貪腐，一邊有民主（基層選舉），一邊強調獨裁。中共軍隊的戰鬥力，也經過各種友好人士之口，傳遞給了美國人，包括美國將軍史迪威。讓他相信，只要給中共軍隊一些武器，他們就可以在美國人需要的地方，為美國的飛機打出一塊基地來。當年在華的美國人，其實談不上親共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，都在為美國的利益工作，相信並讚美中共，就是這工作的一部分。

當然，能得到美國的武器和援華物資，是中共非常希望的。雖然中共通過抗戰，有所繳獲（更多是通過開闢敵後根據地，收繳國民黨散兵潰軍的槍械），但總的說來，還是缺槍少彈。就武器裝備而言，他們比國民黨更加急切。應該說，在當年，獲得美國直接資助的可能，幾乎就在眼前了。國民黨軍在豫湘桂戰役中糟糕的表現，更加促進了美國想要嘗試直接武裝中共的意圖。

然而，在美國人眼裏作為棋子的蔣介石，在中共問題上，卻有着難以理解的執拗。他寧肯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，冒着得罪美國人甚至政權崩盤的危險，也不肯作出讓步。而蔣介石的執拗，又正好趕上了羅斯福的第四次競選總統。於是，在大選當口，不想節外生枝的羅斯福，換掉了跟蔣介石鬧翻的史迪威，而派去的特使赫爾利（Patrick J. Hurley）又是個自以為是的驢子。於是，美國和中共

好不容易才有的一次蜜月期就這樣結束了。

其實，沒有蔣介石的執拗，也沒有赫爾利的裏亂，這個蜜月期似乎也長不了。美國人如果真的那麼需要中共，完全可以拋開國民政府，單獨在山東跟中共打交道，直接把武器空投給他們。在華的美國軍事人員，也確實有過這樣的計劃。但是，問題是過於信奉實用主義的美國人要看實效，中共到底能不能打出一塊基地來，對他們來說，還有疑問。畢竟，中共軍隊好幾年也沒有打過像樣的戰役。中共說，你給我武器，我就能。美國人說，你先試試，如果能，我再給你武器。雙方的遊戲，變成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。而更關鍵的是，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進展，到了1945年3月拿下硫磺島之後，中國這邊的空軍基地已經不需要了。

戰後的中國，在美蘇兩強眼裏依舊是棋子。只是，美國人更多地視國民黨為他們的棋子，而蘇聯則把國共都看成棋子，能用國民黨的時候，就用國民黨，能用共產黨的時候，就用共產黨。所以，戰後蘇聯在中國顯然獲利更多。之所以如此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人為了自己的私利，在雅爾塔的秘密協議中把中國當成了半個棄子。

而中共與美國的蜜月期結束之後，感覺受到羞辱和拋棄的他們，把蘇聯視為自家人和依靠，其實也是錯覺。說到底，斯大林到最後也不相信毛澤東是個馬克思主義或者列寧主義者。說壞一點是紅皮白蘿蔔，說好一點是普加喬夫（Yemelyan I. Pugachov），一個俄國的農民起義領袖，或者說土地改革者。斯大林一直懷疑毛澤東是鐵托（Josip B. Tito），

直到操弄出朝鮮戰爭之後，把中國變成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中的侵略者、整個西方世界的敵人，斯大林才算踏實一點。在這個問題上，我不同意呂迅的意見，朝鮮戰爭的確太像一個斯大林引中國人入彀的陰謀（別忘了，安理會上蘇聯人奇怪地不參會，等於放棄了否決權）。

正因為中共不過是一個棋子，所以在東北問題上，蘇聯人才會有那麼多的反覆。好在中共這個棋子是有自走能力的，最終他們抓住了機會，在東北獲得了絕大部分的日本軍事遺產，使自己的武器裝備了一個台階，為日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。

從理論上說，美國人對蔣介石的勸告，是非常有道理的。中共問題，不能用武力解決。只要國民政府解決自己的問題，實現民主憲政，更多地照顧民眾的利益，而不是大肆劫收淪陷區的民營企業，建立一系列沒有效率的大型國企。甚至連別有用心人士挖坑式的建議，要回到淪陷區的民國政府，用自己膨脹到不值錢的法幣，1比200地兌換汪偽的法幣（實際價值正好倒過來），瘋狂地掠奪淪陷區民眾。至少可以安心搞建設，整頓內部，肅清貪腐。也許，國民黨還未必會輸。但實際上，軍人出身，一味迷信武力的蔣介石，卻一心想打，還笨拙地給了人發動內戰的罪證。其實，蔣介石這樣做，正中毛澤東的下懷。

然而，從來沒有過如此多美式機械化部隊，沒有過這麼多飛機大炮坦克和汽車的國民黨軍，打的是一場中國歷史上空前的現代化戰爭。國民黨人經過抗戰之後，既沒有人才（打光了），也沒有跟這樣戰爭配套的後勤體系，更沒有支撐這種費錢戰爭的經濟基礎。劫收過後，國統區百分之

七十的工廠不開工，錢從哪兒來呢？而美國人為了不想讓國共開戰，或者遏制戰爭的規模，以防引發美蘇之戰，每每遏制本應配給國民黨軍隊的彈藥和裝備物資，使得蔣介石不得不花錢去買，還要自己運回來。戰爭開始才一年，中國的國民經濟就崩潰了，惡性的通貨膨脹導致民心盡失。國民黨陣營內部，通敵者日眾。經濟崩潰、人心崩潰的直接後果，就是軍事崩潰。戰後接受大批美國剩餘戰爭物資，而貌似強大到頂點的國民黨軍，最後像雪崩一樣的失敗，實際上出乎所有人，包括中共自己的預料。

中共在勝利的過程中，的確得到過蘇聯的援助，但比起美國給國民黨的援助要少得多。蘇聯當然不想讓國民黨統一，但也未必希望中共統一。一個弱而四分五裂的中國，才符合蘇聯的根本利益。雖然，在中共將要勝利的過程中，美國依舊向中共伸出了橄欖枝，但自己的勝利，卻給了中共領袖意識形態的信心。不管美國人能給的援助會比蘇聯多得多，有多少民主人士勸中共保持中立，中共還是選擇了一邊倒——實際上不是一邊倒，而是倒向共產主義事業，中共自認為的自己的事業。儘管斯大林依舊不放心，為徹底讓中共入彀，付出了朝鮮戰爭的代價，這個代價使得歐洲形勢大變，原本在美蘇兩邊搖擺的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，倒向了美國。

我不認識呂迅，但是，他的認真、執著，以及過人的才華打動了我。雖然該書還有一些細節感覺還沒有交代清楚，少數觀點也不盡認同，但已經是這些年我讀過最好的近代史著作了。此文算是讀後感吧。

張 鳴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